

民主論壇

贈閱

第二卷 第十二期

這一週

——論述——

中國沒有反對黨了！

安定世界與

安定中國

民生主義

——未來世界

· 文藝 ·

魔鬼和丹尼爾

——韋伯斯特

編輯室

呂克維

沈新民

愛

12

· 逢星期六出版 · 每份四千元 ·

楊青雲譯

NATION 1935

這一週

編輯室

普選前夕

普選就這樣開始了，雖有若干令人不甚滿意的地方，然而大體上總算是在普選。普選這件事，在歐美各國，不是更易，也不是一擲即得來的。他們都經過長期的奮鬥，然後纔逐漸得到今日普選的局面。尤其是婦女界普選權益的獲得，更是二三十年奮鬥的結果。我國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參加到民主集團，時勢所趨，這樣就開始普選，而且凡二十歲以上的公民，不問男女，不分種族的都有了公民的選舉權。如此容易在歷史上實在是難得找到很多的前例。

有許多人對於黨方的肯定，選舉的種種包圍現象，表示極端不滿意。但是，假定我們拿英國十八、九世紀的選舉來與我國這度的普選比較，覺得我國這種民主動向的政治，也有它深厚的意義，不可十分非難。開始實行普選，尤如小孩子開始學步，總是不會很安定的。如其我們對於民衆有深厚的信仰，批評無妨嚴格的批評，糾正不情嚴格的糾正，可是我們萬不可輕視這度的選舉。相反的，我們應該把它看為是神聖的，因為這種制度是神聖的。但一步言，即使我們不滿意選舉的內容，我們也應該擁護這神聖的制度！

美國對華借款

美國對華借款問題變成了民主共和兩黨競選之題目。民主黨認定非先解決西歐問題談不到對華援助，而共和黨則高唱歐亞並重的主張。把四萬五千萬人口的援助權在二萬多人口的西歐之後，也不能不算是失策。西歐的困難我們應該同情，但是中國的局面豈可任其放水流舟。西歐的國家比較組織能力強比較安定，至低限制沒有中國這樣廣泛的戰火，這樣物價狂漲的局勢，經過這樣長時間的軍事破壞。自然我國政府也應負相當的責任，比方說，時過幾近三年有餘，而一切不能復員，尤其是經濟；財政如此困難，而政府始終沒有積極開支的決心；民生如此窮困，而政府還在製造若干不相干的法令，阻礙生產，使地不能盡其利，貨不能暢其流。但是國家經過十餘年戰爭，當然也會有許多非政府所能克服的困難，萬不可一筆抹煞，全部推到政府無能的頭上。這困難是要靠我們的盟友來幫助解決的，他們多少也有一些義務。

物價再漲

石門失守，華北局勢惡化，資金南流，同時美國借款暫時無望，而市面又有即將發行伍萬或兩萬大票的謠言，於是雖十月漲風不久而物價又繼續狂漲起來了。物價儘管那樣的漲，但是政府應付的方法還是那樣一個舊套子，大家不免十幾幾。時至今日，我們覺得政府對於財政、經濟，似乎應該有一種積極的辦法，且此因循下去決不是一個了局！

本刊啓事

本刊年出四卷，每卷十二期，前經聲明每出一卷，即休息一時，以便整理一切，現出至二卷十二期，理應略事休息，現因欲徹底整理內部，擬於十二月底繼續出刊第三卷，特此公告，敬希諒察。

民主論壇社謹啓

中國沒有反對黨了！

呂克難

民盟終於被政府宣佈爲非法政黨。從此中國沒有反對黨了！

年來民主之聲高唱入雲，極左和極右一致呼號民主，而民主的事實却愈來愈趨低調，中共的「三三制」，官方的「指派」與「提名」，無非是名不副實，五十步與一百步，差來有限，要的手法是一樣的。

我們的看法很簡單，民主政治其實際乃政黨政治。因爲民主政治是人民作主，不是某個集團（階級）更不是某一個人作主；既爲人民作主，則人民因其經濟利益，宗教信仰，特殊興趣等的互異，自然有權利組織（Party）以實行其主張，蓋不如此不足以伸張其志願。唯其人民的利益和看法不止一個，故人民的意志（Will）就必須有數個團體爲之代表，這就是爲什麼民主政治在實際是政黨（多黨）政治而非一黨政治的原因。同時，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好政府，好政府必然是人民多數認可的政府，但所謂多數並非固定屬于一端的，人民的選擇，集中于最有利于人民的政團上，于是發生了比較的作用，而有決定意義的則爲各黨的政綱政策。所以政黨政治的存在，不但賦人民抉擇何種政策的權利，尤其重要的，由于政黨間的和平競爭，上下進退之間，在朝執政，在野批評，左的握權有右的拆台，右的當道有左的改正，不僅就政治言爲合理的分工，爲促進政治清明的動力，而且于社會言，因爲不致太保守或太急進，激烈的內爭可以避開，流血的革命亦消失于議會之爭辯中。故在理論上，民主政治必應反對黨。反對黨的有無可以作爲一國是否民主的標幟，而一國民主的程度，則可視反對

黨之是否倍遭壓迫抑倍受尊重以爲斷。拉斯基的話，由是更值得我們珍視。他說：「表示反對之權，或志同道合的聯合起來表示反對之權，實在是民主政府的精髓。假使沒有這種自由，就是說一切不合政府口味的要求都被壓迫，而政府的行動是建立在無討論餘地的基礎上的話，結果不特要用武力來強制人民遵守法律秩序，而且要用威脅或懲罰的手段來限制表示異議的民衆，這種政府遲早要變成專制政府。」

在中國，因爲根本缺乏反對的自由，所以反對政府便被目爲「叛變」，反對解放區的政府，便被「清算」，總之民主政治的傳統的中道精神，已爲兩大勢力的極端（Extreme）精神所代替。「第三方面」在這夾縫中，真可謂生不逢辰，除了甘于依附庇護之外，獨立自存的歸本來就復甦了，偏偏有若干人生就傲骨，硬要獨往獨來于政治舞台，所以無論拆八字算流年，民盟之被禁爲非法團體，實在是命定定的。我爲民盟悲哀，非因我爲民盟份子，實爲中國之民主運動前途憂患。

如所週知，中共而外，以和平手段憑空口雙手從事政爭的就只有民盟了。民青兩黨現已擠進政府，不但無批評政府的資格，對於目前政府的政策，在這義上尤有維護的責任。雖然眼前的政府，僅有「聯合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之名，並無聯合政府之實，但既經「聯合政府」這個清白之身却不可能了。所以國目國內政局，隨着民盟在「地下」，反對黨的最后「一座堡壘」，亦告傾圮無存。

中國歷史中的專制皇朝，尙有御史以諫皇上，有諫官以勸臣下，而在野的一片清議，對於政治每有牽制的作用，同時科舉制度固然摧殘了中國學術的進步，但就一種角度言，它是一種精選的代表制度，應試者來自南北各地，故舉中爲官者多少還可以代表各地人民的利益，對於世襲的封建制度，不無浸蝕的作用。據說中國富有中庸敦睦的精神，何如放眼今天的事實，「以力服人」的手段雖然明知非若「以心服人」者善，但上下交爭者，力也，非心也。專制皇朝的時代，尙有敢作敢爲的言官，挺身而出，多少抑制官權好的專橫，這是說，政府本身還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即皇帝亦不能例外。而今日的監察院及各級監察機構，除了空喊打老虎，而實際上連蒼蠅也拍得太少之外，試問還有什麼力量可使政府警惕奮發？有恐怕要歸

之于外洋飛來的「欽差大臣」了！如果我們的政府是清明的，如果我們的政府是不清明的，而確有一種力量可以防止其腐化，不然的話，我認爲中國政治是絕對需要反對黨的，縱然我們迄未實行民主憲政，但政府的決心既已明白向國人昭示朝此做去，則一切的設施與行爲，自應與此合拍，至少也不該顯示名實不相一致的矛盾。

而今，民盟是被宣佈爲非法政黨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如果這些罪狀是確實的，則罪過實在不在民盟，而在中共之利用民盟，換言之，是中共的黨員以階級身份拿民盟門面作骨牌。觀乎過去中共之善于操縱所謂外國組織，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所稱的罪狀若有其事，其必爲中共黨員所玩弄的手法無疑。我非爲民盟緩頰，爲政府計，此舉不但有背當局一向倡導民主的初衷，而且事實演進的結果，豈非活活逼上梁山，徒增治安的困難麼？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以美國政府組織之完善，迄不敢驟謂美共爲非法組織，以拾日後鑽入「地下」后之麻煩。殆亦有成于光天化日之下易于防範也。今讀政府之聲明，在中共一黨之陰謀活動下，猶有「后方治安，在在堪虞」之勢，則如硬把民盟也認爲「互爲聲援」，使之今後不能公開地頭露面的活動，其后果豈非更不堪設想。

安定世界與安定中國

沈新民

兼論中國外交的比重及其出路

自從世界的文化壁壘和地理壁壘被打通以後，一方面似乎世界在逐漸地趨於一元，「天下一家」的理想在慢慢地被實踐，但是另一方面，這世界亦就從此更多糾紛，更難以安定。表現於前者的是自國際聯盟到聯合國的進步，表現於後者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爭鬧的持續。這是一矛盾，並且是一有關人類幸福的矛盾。

綜觀百年來的世界史迹，並不是沒有安定的片段，即使不是絕對的，可也相對於地看出，的確有好多年代，這世界是比較的安全和向上的。不過

或謂政府之意在于民盟反對政府既定的剿匪政策。但此乃政治見解問題，見仁見智，正是反對黨較量短長的機會，英諺有謂：「反對黨的任務就是反對」。何況民盟未參加政府，道義上要無此拘束，他手中既無一兵一卒，反對的作用是心理的，政府固據有民心，則民盟的口頭反對，無權之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爲分明不可能之事。故政府此舉，實爲暴露本身的弱點，在打算上也是不智的。

或謂中國只需要三民主義，並已明文訂入憲法。則本質上中國似僅需代表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故民盟諸黨原已多餘，去之無妨。這話乍視像有道理，今日國民黨人有不少抱此見解者，殊不知三民主義乃一大原則，如何實現三民主義，方法政策大有研討餘地，國民黨如何能包辦得了。世界上上同一主義而分爲多黨者比比皆是，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同宗民主主義，而如法國的政黨名目繁多，彼此標榜各異，實質很少區別。

總之，無論在理論上實際上，政府對民盟的態度，都是不通的。用槍桿子也許可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但決不能取得政治的勝利。人民不能用口頭反對，勢必出以行動反對。專制王朝都是不許人民口頭反對的，他們防範誠嚴，但在吳廣陳勝黃巢李闖等的暴動下，一個跟蹤一個的沒落。

在那一瞬息的安定階期，還存有若干衝突。有人認爲這一種衝突的存在是使二次大戰不可避免的必然原因，那錯了；其實是爲了人們不能贏取這片刻的安定，以及從這片刻的安全中用和平的手法去消滅衝突，所以才會有二次大戰的爆發，那在歷史上是顯而易見的，是人類忽略了自己的力量，却不是人類沒有力量，是人類誤解地選擇了，却不是人類無選擇的權利。

祇有在艱困的日子，人們才想到這一歷史的錯誤，才期盼着另一個幸福的遠景。第二次大戰的過程裏，人們都以爲這是人類最末的一次戰爭了

不僅是從感情和希望上這樣地打算，而是從意義上如此地露出各人的努力的。那時，人們所費智慮的只是如何在戰後建設，如何從集體的和平上進一步地追求到集體的幸福。羅斯福，那一偉人，就不至一次地喊出我們除了要贏得戰爭外，還要贏得和平的呼聲，並且揭曉出他的四大自由。然而到目前為止，此一絢麗的幻念有些奢侈的意味了，我們不僅是不能使得世界向上，還憂慮着它可會再陷入歷史的覆轍。

自從全世界勝利以來的二年許，我們看到這一國際的情勢，在日漸地走入歧途。美蘇之間的距離日漸拉遠，各自的衛星國日漸分明，於是世界亦日漸分裂；並且，爲了雙方勢力的日漸龐大，使得此一世界的危機亦日漸顯著，衝突日漸利害。二年多以來，每一次會議，每一度協商，都使得這二個不同體制的壘壘間的傳統情緒趨於惡劣，甚至於沒有緩和的轉機。再自此一發展付度下去，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即將拉開，武行的角色們已整備了裝束，人類的命運又被孤擲一注地押在非全存即全亡的賭壇上。

爲了世界的未能安定，一切合作都無從談起，一切完美的計劃亦未能付諸實現。而二十世紀的的國際是一不可分的整體。忽略了這一點，於是世界的每一角落，其文化經濟政治社會便都不能安定了，都在鬧着恐慌。是一循環，這些恐慌使得世界的火藥氣更濃烈，飢餓和殘殺的陰影在擴大，又擴大。

不過，假定我們從歷史上找例子，這一世界還是比較安定的，大家的矛盾還是路向的不同，並沒有自私地有任何不光明的企圖。我們相信，這一種矛盾的消除有其可能性和必需性。過去痛苦的經驗使我們不敢再往老路走，再用互相地受損的方法來發泄，我們必須找一條新而平坦的大道，讓所有的人類能安全地渡到來世紀。

在幸的，而今我們任何人不需要再在巴爾幹、地中海、凡爾頓、白令海峽、或另任別的地方來開始解決問題了；我們的一切糾紛可以在成功湖上解決。這是智慧和希望的結晶，也是文明和幸福象徵，人類可以不必再靠軍事來求出路，而是靠外交來覓取解決的途徑。但這所謂外交，是所有世界各國的外交，不是美蘇單獨的片面折衝；大眾的事情大家來商量，這

其中自然有中國在。

世界的安定，佈傳到每一角落，於是中國也不安定了。中國的不安定，如果抹去牠的國際因素，便將成爲不可瞭解的謎，因此也可說中國的不安定只是世界不安定的反映。中國的不安定關連到世界，也就和世界的安定關連到中國一樣。

近來，人們的目光遂逐地移往東方。有好多人在想盡了一切可能的解決方法後，常得出一相類似的結論，便是說：世界的不安定，是爲了有中國的不安定；他們的提議是：假定有一安定的中國或強大的中國，才是遠東甚至於世界和平的最好保證。有這一類意見的人很多，只是在具體的支部上微有出入。

此一看法在大部份的觀點上可以接受。但是如何使得中國能安定呢，以及如何使得安定了的中國能再強大起來呢？如果說，中國的安定能由中國自己求得，那是錯誤的；因爲中國的安定亦先有賴於世界的安定。這是一兩面的看法，便是：要世界安定固須要中國能安定；但中國的安定亦須要世界的可能安定。中國的安定與世界的安定已不可分了。任何觀察者，在試圖對這動亂的世界和動亂的中國提出一些批評和意見的話，他不該忽略了這一原則上的認識。

但在實踐上，似乎可能的路向雖多，却又似乎是不可解的運環謎。究竟先安定中國呢抑是先安定世界，以及究竟如何安定世界和安定中國？那問題便難解決了。不過，我們應當更進一步地分析此一現實的謎，我們應先比較這一矛盾的主客關係和相生關係，那一矛盾是先生的，那一矛盾是派生的，從那一矛盾的解決着手，採那一種較直接且易有把握的方法等等。

那麼，我們很快地便能知道，中國的矛盾祇是世界總矛盾的一環，並且，在世界總矛盾未能解決以先，中國的矛盾亦必然地會持續着，又且，當世界總矛盾日漸更趨深刻的時候，中國的矛盾亦將愈演愈烈。所謂世界的安定有賴於中國的安定與強大，這句話當從它的曲折面去探索，也就是說中國的安定才是世界安定的本質，是世界安定的結果，不是原因，是世界安定的目標，不是條件，所以又說中國的安定才是世界和平的保證，因

爲必須達到中國的安定和強大，那麼世界的安定工作才有了歸宿，有了完成。

只是怎樣去使得世界先有一安定的可能的問題了。關於此一可能問題的可能解決，若干人士亦寄託於中國的被希望上。世界安定與中國安定的統一是一個總的問題，賴中國去解決此一連環又是另一問題。中國在一方面是此一矛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是此矛盾的可能消除者。這可從好多人們提及世界的安定問題時總憶起中國，並且沒有忘記中國是一有力量棋子的這一點看出。

路線是比較的明朗了。先是賴中國去使得世界的衝突得到一緩和的機會，於是反轉來抹去中國內部的癥結，這才達到了世界的全面安定。中國的強大，會使世界的局勢通盤改觀，會使得此後的世界不再有任何麻煩；中國的安定，將引來世界每一角落的安定，也就是世界的安定。當一切的國家都被歸類到兩個不同的體系去時，中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十分之一土地的，無疑地是一偉大的決定者了。

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世界的兩大陣營中先起一緩衝的作用，使得世界的矛盾能不再尖銳化下去？以及中國用那一種方式去使得世界的裂痕會靠攏？和中國真能在夾縫中起作用嗎？回答應該是肯定的。至於如何起作用等等問題，那回答應該採用和平的辦法，說中國的能够替世界和平盡一分貢獻，那將在成功湖上表現出來。換一較具體的說法，也就是說，中國的外交路向可以影響到世界的前途。

外交是什麼？是一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表現，也便是一國國際地位表現。庸俗的悲觀論者也許還將外交認爲是內政的延展，那時於五十年代的局勢是太茫然的了；因爲在這年代，各國與各國之間的解決困難，除了戰爭的形式外，只有外交，並且外交的形式才是主要的，合理的。成功湖上的會議，單從一舊的外交認識去瞭解，那將是非常可笑的事。並且，既然世界的衝突是表現在相互的外交關係上，那麼要求世界的安定，亦不妨從外交的關係上去體驗。

目前世界的陣營也祇有從其外交的陣營去觀察。在勝利的前期，聯合國的外交性質是統一的，一致的，沒有什麼多可注意的分隔；到了勝利以

後，則漸漸地有了距離。這一距離的清晰和壁壘的分明，也便是世界矛盾的出現。慢慢地，中間性的國家沒有了，被拉攏去了，不歸揚則歸墨，國際間有了真空地帶。這就是世界不安定的現象和形式，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是拉近雙方的距離，模糊雙方的壁壘，與填塞此一真空。能擔當這一任務的，無疑地只有中國。

不問將中國認爲是三強或四強之一也好，或就是將中國看爲是一第二流的國家也好，總之，在美蘇的互斥外，能找一傳統上可以調和她們兩國的衝突的，中國比了英國或法國都遠爲適宜。中國是一比重相當有力的砝碼，她的移轉將使得世界的平衡破裂，所以她是兩強所以必爭的，這也是中國所以不能安定的直接原因；但如果中國這一砝碼並不加到任何一端去，祇是作爲一調和的存在而存在於兩者之間，那麼將使得此一平衡和均勢垂於永遠和可靠。國際上第三勢力的掘起和伸張，是使得戰禍消滅最可能的條件，只是以往往的歷史已漏去了此一考慮，唯願不再成爲人類另一次遺憾，始是人類幸福的建基。

何況中國是足夠引起一第三勢力的。在中國的週遭，本該有一大羣的衛星國，便是那些與中國社會歷史性質相類似的諸國，亦是利害相一致的諸國，却很有向中國傾側的可能性，只是爲了中國的外交領導才使得她們躲入別國的羽翼。這許多弱小的落後的國家的聯合，以中國爲領導，不但使得本來兩大陣營的矛盾相斥力可以減少，同時有它進一步的貢獻可以預期到。有那一條使世界安定的路徑比這還要直接和必達呢？

中國是一陸鄰的民族。在現今，中國的外交立場還不太明確地歸在那一陣營去，那麼便該自己地獨立出來，構成另一安全的勢力。這決不會得罪任何國，反之，都是令任何國都會感到滿意和福益的事。將外交權出賣而兌換某一種暫時的助援，那只有短視的人們才會自以爲是聰敏，也只有短視的國際外交家才會接受。中國的獨立外交，可以直接地予世界安定以一有效的作用，這對於美國和蘇聯都是最可慶的事，因爲我們相信蘇聯的任何有道德的外交家和政治家都在希冀着世界的安定，那麼他們企求和平的願望可以從中國的外交出路上尋到答案。以中國言，是權利，亦是義務，作爲世界的一員，無詞可以推諉掉這一善良的責任。

不過這總是一出發。從世界局勢的平衡和平穩，世界安定有了一原始的基礎，然後中國的安定也可求了。中國的安定，反轉來，又是使世界安全得到保證的條件。要盼待國際的勢力來解決中國問題，易若中國自動地主動地去訪討出路。從世界的安定裏，中國也就安定了；於是，強大起來。中國是世界的一分子，她只該爲貢獻於世界的和平而努力，不該成爲世界和平的絆脚石。在外交上，中國有她這所望而篤嚴的義務在着。

民生主義 · 未來世界 (續)

愛 華

(三) 均 衡 與 協 商

民生主義已經是這個時代的主流，這是不成問題的，但在這個新的時代裏，究竟國際間與各國內部將有一種什麼變化呢？究竟各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又將被一種什麼力量所決定呢？這是緊跟着發生的問題。

要徹底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對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作一種根本上的比較研究。一般人面對着今天的現實，大概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即認為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在本質上好像並沒有什麼區別。因為不論第一次大戰或第二次大戰，在戰爭剛結束之最初一個階段，人們總是在狂歡中做着美麗的夢，等到各地的普遍騷亂，與深度的經濟蕭條及恐慌，打碎了幻夢以後，人們又開始在失望的路上徘徊。這種情形在第一次大戰後是如此，現在亦復如此；至於說到汎溢於各地的民族運動，社會主義傾向，廣大民衆的高度覺醒，以後保守勢力與反動份子的拼命掙扎，直至今不惜以最殘酷手段，而維持其舊日夢想的事實，亦無往不與第一次大戰後之情形相同。第一次大戰後的這種因素，終於造成了第二次大戰，那麼目前這種因素，怎又不會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這種看法，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并不正確，最大的錯誤，就在這種看法只是掠取了這個時代的現象，而忽視了這個時代的本質。歷史畢竟是不會重演的，現象是一回事，而本質又是一回事，僅從外表觀察，我們只能得到如上所說的那種結論，但假若讓我們從歷史發展的本質上去分析這兩次大戰的全部事實，那我們立刻可以發現這兩次大戰中有一種截然不同的區別存在。這就是第二次大戰已經徹底變更了歷史動力的力量對比與關係的這種事實。

自然，第一次大戰後的成就，除了蘇聯的革命外，其他匈牙利的革命，德國的威瑪憲法，以後波羅保希等國的社會改革，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以內，被來勢洶湧的保守勢力所消滅，一直演成瘋狂一時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怒潮。這種事實，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兩個問題，第一，第二次大戰後法西斯會不會捲土重來呢？第二，第二次大戰後的這些進步運動是不是也要遭遇到失敗的命運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這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由於美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口號與蘇聯革命的影響，使全世界廣大民衆都受了一種很大的激動，滿懷熱忱，追求光明，但嚴格的說，當時的世界并未存在有一種完成廣大改良運動的必俱條件。除了蘇聯革命是由於列寧的天才領導與俄國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而具有相當成功因素外，其他各國內部當時的實際情況，顯然還未達到新生力量足以左右政治的必要階段，在戰爭剛結束期間，因統治力量尚未恢復其舊觀，所以新生的民衆力量得以乘機擴大聲勢，依據其自身需要與利益，實行若干政治社會改革。但一到戰事復員完竣，社會安定後，統治力量擴大，新生力量削弱，社會又復形成已往不均衡狀態，終於造成政治上的獨裁與法西斯化。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種情形，完全改觀，不但在戰爭剛結束時期，新生的民衆力量是超過了舊統治力量，而且在第一次大戰完全復員以後，這種新生力量亦繼續維持了相當的平衡。這由於第一：廣大民衆樂於第一次大戰後的經驗教訓，對於保守勢力的反攻，預先就有一種嚴密的警戒與準備，因而加強了本身的組織與力量。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各國領袖，特別是美總統羅斯福，以其遠大眼光，就在戰爭剛爆發之後，即已開始為戰後新世界作安全準備，使普世各國的人民希望，具有了相當現實基礎；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剛行產生，對世界并

無多大影響，以致英美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基於內都矛盾和本身利益，未能對乘機而起的法西斯勢力即時予以致命的打擊，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不僅業已十分壯大，并已成爲世界兩大支柱之一，對於整個世界，特別是歐洲方面，正在產生一種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對於世界陣營的分野，不能不是一大重要因素，第四：也就是最根本的一點，即世界歷史的本身，也由於經過了三十年來的演變，使廣大新生力量的產生，開始對各國內部及國際政治局勢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情形，顯然使得整個世界變成了兩種力量的平衡對峙狀態，一方面是舊統治力量仍然相當堅強，另一方面則又是新生力量的十分壯大，新生力量固不足以推翻統治力量，而統治力量亦不可能再來消滅新生力量。這種相峙相持的基本形勢，便又決定了戰後世界各國內部與國際兩方面的一個最大特徵，這便是所謂「協商」方式的產生。

「協商」一辭，雖由來已久，但在今日世界卻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年多來，世界各地紛爭，無不以協商方式解決之。即或在紛爭開始時，爭執雙方各堅持異見，并圖一舉而徹底消滅對方，但事實發展之結果，仍然要回到協商路上來。戰爭期中的波蘭內爭，一度給世界蒙上一層陰影，當時盧布林臨時政府與倫敦流亡政府之間，爭執之烈，幾使人相信問題已無和平解決之望，而最後終於在山窮水盡之際，波蘭流亡政府同意了盟國的斡旋，回國共組聯合政府，於是一場紛爭，大致上便告一段落。其次，如日本宣佈投降後之南洋荷印鬥爭，當時荷蘭統治者方面，不願數年來戰爭所造成之新興局勢，而猶圖完全恢復其昔日之帝國主義統治，致激起印尼數千萬人民戰鬥反抗，荷方初仍以爲可用荷英兩國聯合武力收平叛亂，但結果愈戰愈糟，直至不堪收拾之境，幾乎動搖了整個南洋羣島的殖民地體系。於是荷蘭當局，便不能不以政治代替軍事，協商代替征伐，而終於協議成立了荷蘭王國及印尼合衆國的新型殖民關係。至於說到西歐集團與東歐集團的關係，英國「鐵幕」與蘇聯「鐵幕」的關係，乃至於整個英美體系與蘇聯體系的關係，亦無住不是維持着均衡的形勢。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今日世界，除了協商，便無道路可走。

(四) 從舊世界到新世界

但這種形勢與方式，能够長久嗎？當然我們可以希望它能够長久，不過世界上絕沒有永遠打不消的壁壘，根據一般的歷史事實去推測，這種兩種算盤的世界是不會長久的，最後終於要轉變成一個統一的重心。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轉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重心呢？用什麼方式去轉變呢？轉變的速度和過程又是如何呢？

資本主義是不會再有前途的。不但一般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具有這種看法，即是現在的替資本主義作辯護的正統派學者，他們所用的武器，依然也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而不敢是資本主義的本身，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并不是不可分割，資本主義可以是民主主義的形式，但也可以是非民主主義的形式，根據數百年歷史，資本主義的前期，多半是寡頭的封建主義，而它的後期，又很多是獨裁的法西斯主義，兩者都是非民主主義或反民主主義；同時民主主義可以適用於資本主義也可以適用於社會主義，而全民經濟的完成，對於全民政治的實現，又具有更多與更大的保證。因此辯護民主主義，并不就是等於辯護資本主義，民主主義開始深入與普遍，而資本主義却已經沒落。未來世界的統一，當然不會是資本主義的。

那麼它是馬列主義的嗎？也不是的。蘇聯革命之於人類世界，正如法國大革命之於人類世界，它們無疑是世界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關鍵，由於它們的革命，世界歷史才開始踏上了新的階段。不過它們的革命，祇是世界革命的試驗，而不是世界革命的模型，兩個歷史階段的鬥爭，猶如一場劇烈的登陸戰，進攻部隊在沒有登陸之前，雙方勢難避免一次全付武裝的肉搏戰鬥，但一到正式登陸，并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以後，雙方的戰鬥，便開始變成了一種長期的消耗戰，這時期主要特徵，不再是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而是普遍而深入的政治攻勢或瓦解工作。這種譬喻，可以說明在蘇聯革命之前，爲什麼列寧打垮了考茨基；也可以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爲什麼民主主義又否定了馬列主義。處今日之世界，假若還有人主張以龐大的軍事力量去進攻資本主義，那是犯了歷史的錯誤，也是一種罪惡。若強欲行之，結果只是加強了兩個世界的對立，而遲延世界的進化而已。

民主主義才正式開始，過去資本主義的缺陷，并不是民主主義有毛病，而是民主主義不够；社會主義才初步開始，社會主義的必然到來，不是希望，而是現實，因此這個世界的最後統一，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馬列主義，而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所謂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亦并不是民主主義再往上加上社會主義，而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同產生一個主義——民生主義。不過由於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民生主義的實現次序，各國絕不會一致的，而其方式，亦須要根據實際情況而有不同，因此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同時又是實踐主義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或實踐主義的民生主義。

現在的問題，就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怎樣去消滅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呢？怎樣去建立自己的體系呢？我們直截了當的回答，便是要資本主義走得快些，馬列主義走得慢些，換句話說，就是要馬列主義「緩和」，資本主義「進步」。一般人對資本主義的進步是表示懷疑的，他們總以為一種舊制度的沒落，一定是一幕歷史的悲劇，非把屠刀放在頸際，他們是不會自動放棄權利的。這種看法對於過去的歷史，容或尚能解釋，但在今天，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却已經不適宜了。主要的一點，即是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生產動力的電氣化和原子能化，將要造成一種勞動量日漸減少，生產量日漸增多的現象，而勞動量的日漸減少，又勢必造成個人工作時間減少，與社會就業平均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又與生產技術及動力的改進成正比例，生產技術與動力愈進步，則這種趨勢亦愈大，換句話說，即個人工作時間愈少，與就業平均化程度愈大。同時在另一方面，個人工作時間愈少與就業之愈平均化，也就意味着個人用於娛樂，公共事務，及學術文化方面之時間的愈多。這種結果，不但會使得生產全民化，全民皆工化，而且久而久之，亦會徹底消滅勞心與勞力的職業分工。在此時之前，公務員，文學家，詩人，音樂家，及其他一切文化工作者，單獨構成一個社會之智識階級，而生產全民化之後，生產者與智識階級便會合而為一，工人本身同時也就是文學家，詩人，音樂家，也就是公務員。這種全民生產，一定會造成全民政治，全民皆工化之後，生產者與智識階級便會合而為一，工人本身同時也就是文學家，詩人，音樂家，也就是公務員。這種全民生產，一定會造成全民政治，亦一定會更進一步去保障全民經濟，和促成全民經濟。這種歷史性轉變，便是資本主義不能不進步的最大理由。

資本主義的進步，須要配合以馬列主義的緩和。馬列主義的緩和是必然的。本來蘇聯革命，是一種俄國和整個世界歷史憤懣的大爆發，正如法國革命是世界歷史憤懣的另一個大爆發一樣，當全人類長期殘喘於專制和飢餓之下，必然有一天，會發動一種廣大而徹底的反抗運動，但當這運動經過一陣狂風暴雨充份發洩歷史的怨恨以後，人心又復漸漸趨於平靜。蘇聯十月革命，正是這種運動的最高潮，而十月革命之後的列寧思想，却已包含若干微薄的緩和色彩，這并不表示列寧懼怕世界革命，而是反映了大爆發之後的人類精神疲倦，證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會有大批蘇聯士兵，逃往於英美方面，我們對此事實的全都真象，雖尚仍持保留態度，但就此事的一般意義講，蘇聯士兵的逃往，絕不表示少數民族對俄羅斯民族的不滿，因為蘇聯的民族政策是絕對成功的；也不表示人民對國家社會制度的不滿，因為蘇聯的社會經濟政策也是絕對成功的，這種情形我們只能解釋為蘇聯革命情緒的低落。革命情緒的低落，表示着革命宗教狂的破產，表示着組織控制的破產，表示着個性的受污，表示着個人對自由的愛慕。這便是蘇聯革命所以緩和之根據之一。

同時在歷史上也不乏這種例子，當穆罕默德起創立回教時，其來勢之洶湧，及對當時東西文化與中東政治社會情況反抗的深度與廣度，儼然是一種世界革命，其所佔據的地理位置與東西擴展趨勢，又恰如今日蘇聯之倒置或翻過。一般人讀史至此，莫不認為穆罕默德可以真正統一世界，建立根深蒂固的世界體系。可是結果，穆罕默德的勢力——包括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僅至遠東邊緣與西班牙南部而止。不但沒有統一世界，反而被固有文化所修正或融和。當然，我們并不否認當時的回教運動與今日之馬列主義運動中間，有一種相當重要的基本差別，即回教運動完全是外打進的，并帶有若干民族侵略色彩，而馬列主義則可以使各國內部自行生長革命，并能取得當地人民的積極支持。不過，在另一方面，穆罕默德的對方是一個散漫的世界，比較易於攻取，而馬列主義的對方，則是一個龐大而機械的經濟組織體，并已開始自動變遷，兩相較量，馬列主義前進的阻力，比回教運動所遭到的更大，故其統一世界的成功機會，亦比前者更為遲緩與微薄。要想世界之統一迅速而又合理，只有採取互相協調和沖淡之一途。

協調的過程，就是沖淡的過程，沖淡的過程，也就是擴大關聯的過程。任何一種互相對立的事物，中間總有二種關聯存在，關聯愈小，對立的程度愈尖銳，關聯愈大，沖淡與協調的程度亦隨之增大。當蘇聯初次威風凜凜地時，整個世界都目之為怪物。十四國共同發動聯合進攻，表示誓不兩立，而這種誓不兩立的另一個解釋，便是說明兩個世界的絕對對立，缺乏中間關聯，及至一九二五年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蘇觀念，開始逐漸改變，并陸續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三五年，美蘇關係正式復交，蘇聯亦開始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而為國聯之一員，這并不表示兩個體系主觀上的讓步，而是表示中間關聯部份的產生和存在。時至今日，這兩大系之間的合作與了解，無疑是大大增加了，但并不達到足以有效協調的程度。合作與了解的增加，表示着關聯的擴大，而程度的不夠有效，則又表示着關聯的薄弱。分析當前國際大局，只有美蘇兩國是這兩大對立體系中之重心，其他從蘇聯右邊到美國左邊的整個世界，大致上都帶上了一層灰色，起着相當的關聯作用了。不過其中只有捷克一國，才堪稱為這個關聯部份中之理想典型，他如英法中等國，據偏向於美國，而波蘭保等國，又據偏向於蘇聯，致不能造成一種相當完善而有實力的世界中間體系。因此目前世界的關聯部份在兩大對立體系中所發生的效果，只能是橋樑的作用，而不是領導的作用。支配世界的，亦仍然是兩大對立的體系，而不是中間的緩和體系。但世界歷史的不斷發展，絕對可以逐漸增大中間關聯部份的地位，而中間關聯部份的增加，也意味着關聯部份本身沖和性質的提高，而這種沖和性質的提高，反過來更可以擴大關聯部份，我們可用一種實際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意思，譬如在沖和性質沒有提高以前，我們的關聯部份是以捷克為代表，等到提高沖和的性質以後，我們關聯部份的代表，又可以用波蘭等國來作了。如此發展下去，終有一天，蘇聯之右美國之左的所有國家，都會達到同等水準的社會安全保障，其力量亦必然會超過美蘇兩國之任何一國，而去影響美國和蘇聯了。假若說今日世界的整個關係是猶如一個蹣跚板的話，那麼未來世界的關係則是像一條流過有色河岸的大河一邊是紅土，一邊是黑土，紅黑兩種土色，雖然亦可影響河流的水色，但河流絕不會變成黑河或紅河。到那時，一場革命與反動的紛爭已告一結束，世界才走上了合理的道路，人們用一種善良的法律的和平的方式，開始建設新世界。

(五) 兩種步伐，一個歸宿

總結上面所說，我對於這個世界的根本看法是「緩和」和「進步」的適當合作。但「緩和」并不是「倒退」，我們無法希望已經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回頭來再走資本主義的路，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因此如何造成這個世界有效合作的重點，還是在於「進步」，還是在於落後者的急起直追。只有適當的進步，才能造成一種適當的統一的世界秩序，也只有適當的進步，才能在這種統一的世界基礎上，建設更佳的世界。那麼所謂「進步」，應該包含些什麼內容呢？這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各國環境不同，客觀條件不同，因之實行「進步」的具體方式，自然也不會完全一致，不過有幾種原則是絕對不可缺少的，這便是：1 社會保險，2 全民就業，3 生活津貼。社會保險是一種最簡單的保障國民生活政策，但要想這種政策實行得有效與普遍，就必需依靠健全的社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就是要依靠相當的科學水平，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全國工業化與全民就業。全民就業不但是一種手段，而且同時就是理想社會的本身。在國民生活沒有得到保障以前，全民就業就意味着國民工作因之也就是國民生活的充份保障，而國家既已保障了國民生活以後，全民就業就變成了一種測量國民生活程度的象徵了。不過這一政策的圓滿完成，最重要的又不能不是要靠生活津貼政策的實行。生活津貼政策，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主幹，也就是實證的民主主義的主幹。假若沒有一種有效而完善的生活津貼政策作保證，那民生主義的實現是不會容易完成的。

分析當今世界各國現狀，國民生活津貼的程度往往可以作為衡衡一個國家進步與健全的標準。第一種國家，其國民衣食住行育樂醫等七項主要生活開支，都是由國民自己負責，而政府在此方面與國民所發生的關係，完全是一種交易或商人對顧客的關係，而不含有消耗津貼意義，這種國家我們可以稱之為落後的國家；其次一種國家，其國民生活開支，政府雖已有分部份津貼，但并未實行得顯著與普遍，如僅國民教育免費，車票減價等。這種國家我們

可以稱之為比較進步的國家。第三種國家是，政府對國民七項主要開支，採取一種半保障半津貼制度，即以府一方面保證國民之經濟能力能够各自完成衣食住行之四種基本需要，一方面又以完全免費教育，公醫制度，娛樂免費等形式去津貼國民育醫樂等三項開支。這種國家我們可稱之為更進步的國家。但是這種國家，也仍然沒有達到人類的理想境地，最理想的國家，不但完全津貼國民的教育，醫樂，娛樂的三項開支，而且還可以免費交通，免費居住，及衣着與食物之配給或津貼等。這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吃飯，要全國的個個人都便宜飯吃」。這種「便宜」的思想，便是國民生活津貼的思想，這種理想，也便是民生主義的理想，實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完成這種理想又是談何容易呢？不但要社會保險，全民就業與生活津貼三者，變成一種不可分割的重心政策密切配合進行，而且要有高度的科學水準，工業化水準，健全的財政政策，經濟政策與賦稅政策作基礎，而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民主主義的修養與和平主義的修養。因此民生主義的實行，也就是實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實行，必然要堅決的反對集權，反對武裝革命，反對戰爭，反對軍備競爭，更反對殘酷的世界大戰。（全篇完）

魔鬼和丹尼爾 韋伯斯特（續）

S. V. BENNETT 作
楊寄雲 譯

「噢，我真是個可憐的蟲！」傑貝茲，史東呻吟着，「我會將你引入一條極惡的路，現在我明白了我的痴愚。假設他願意，讓我把我弄去吧。我必須說明，我不是渴望這樣，但是我不能忍受這樣。而你是聯邦底支柱，是新漢姆夏底光榮！他絕不能得到你的，韋伯斯特先生！他絕不能得到你的！」

丹尼爾，韋伯斯特望着這失魂的人，在火光中顯得滿臉蒼白而戰慄，他將手放在他底肩膊上。

「史東鄰居，我很感激你，」他溫和地說道，「這是個仁慈的想法。但是，在桌上有一壺酒，在手裏有一件案子。我生平可沒有放棄過一壺沒喝完的酒或者一件沒完成的案子。」

正在這時候，門上有陣尖銳的敲擊聲。

「噢，」丹尼爾，韋伯斯特非常冷靜地說，「史東鄰居，我想你底鐘走慢了一點呢。」他步

向門邊，把門開開。「進來！」他說。

那陌生人進來了——在火光中他顯得又黑又高。他挾了一個盒子在臂下——一個黑的，塗了漆的盒子，蓋子上還有一些小的氣眼。傑貝茲，史東一瞥見這盒子，他輕輕地叫了一聲，就躲到屋角裏。

「是韋伯斯特先生，我想，」陌生人很禮貌地說道，他底眼睛閃閃發光，像在森林深處的狐狸底眼睛一樣。

「傑貝茲，史東案子底辯護人。」丹尼爾，韋伯斯特說，他底眼睛也在發光。「我可以請問你底姓名麼？」

「我叫過的名字多呢，」這陌生人滿不在乎地說，「今晚就用史克列區也行。在這些地帶，我常被叫做這個名字。」

然後他坐在桌子旁邊，為自己從酒壺裏斟上一杯。在酒壺裏的酒已經冷了，但它倒進杯子時

却是熱氣騰騰的。

「現在，」這陌生人說道，微笑着露出他底牙齒，「我正要訪問你，作為一個受法律保障的公民，請你幫忙我接管為我所有的產業。」

好了，就這樣辯論開始——這種辯論進行得熱烈而沉重。在開始時，傑貝茲，史東還有一絲希望，但當他看見丹尼爾，韋伯斯特一點又一地點地敲擊時，他祇好絞痛地坐在他底屋角裏，眼睛望着那塗了漆的盒子。因為對於這事實或者畫押是毫無疑問的——那是這件事情最糟糕的地方。丹尼爾，韋伯斯特將他底拳頭在桌上扭着，轉着，用力擊着，但也無法否認這件事。他提議和解這件案子；這陌生人却不要聽它。他指出來這件產業的價值已經增加，而州參議員也應該取得更多些；這陌生人却死咬着法律上的文字。丹尼爾，韋伯斯特是一個大律師，但我們知道誰是律師之王。如聖經所告訴我們的。於是丹尼爾，韋伯斯

特似乎是第一過着他底敵手。
後來陌生人微欠伸了一下，「你代表你底委託人所盡的勇猛的努力使你博得信譽，韋伯斯特先生，」他說，「不過，如果你不能引證更多的證據，我爲時間所限制……」傑貝茲，史東在發抖。

丹尼爾，韋伯斯特底前額顯得暗下來，像雷兩時的烏雲那樣。

「不管你什麼限制不限制，你不能擁有這個人！」他吼叫如雷。「史東先生是一個美國的公民，而沒有一個美國公民可以被迫着爲一個外國王公服役。在一八一二年我們對英格蘭作戰就爲的這個目的。我們將爲它再和整個地獄作戰！」
「外國的？」陌生人說。「誰叫我做外國人呢？」

「哦，我就從來沒聽見過——你要做美國公民的要求。」丹尼爾，韋伯斯特驚訝地說。

「誰比我有更充足的權利？」陌生人帶着他底一種可怕的微笑說着，「當第一件不義的事情加在第一個印第安人身上的時候，我在那裏。當第一隻販賣奴隸的船隻向剛果開出的時候，我站在它底甲板上。難道從最初的殖民時代起，我不是就在你底書本裏，故事裏，和教條理麼？我不是在新英格蘭州的每個教堂裏都仍然被講到？這倒是真的，北部主張我是南部的人，而南部主張我是北部的人，但我兩邊都不是的。我祇是和你自己一樣的一個誠實的美國人——而且是出自名門的——因爲，老老實實說，韋伯斯特先生，雖然我不愛誇耀這點，我底名字在這國家裏比你底老得多呢。」

「呀！」丹尼爾，韋伯斯特說，他額上的青筋都冒出來了，「那末，我根據憲法！我爲我底委託人要求開審！」
「這件案子可以說不適合於普通法庭的，」

陌生人說，他底眼睛閃着光，「並且，實在，時間太遲——」

「隨你選擇任何的法庭，祇要是一個美國審判官和一個美國的陪審人！」丹尼爾，韋伯斯特驕傲地說，「管他是活的或死的；我將堅持我底論點。」

「你既然這樣說，」這陌生人說，並且用手指着門。就這樣，外面突然有一陣風刮過，並且有噪雜的脚步聲。它們穿過深夜而來了，清晰可辨。然而它們却不像是活人底脚步声。

「天哪，究竟是誰這麼晚走過呢？」傑貝茲，史東喊叫道，全身因恐懼而戰慄。

「韋伯斯特先生要求的陪審官，」陌生人說，邊在他那沸騰的杯子裏啜了一口。「你們必需要原諒他們之中有一兩個粗暴的面貌；他們要走過一段很長的路。」

相應着這句話，火變成藍色，門被吹開了，有十二個人一個跟一個地走進來。

如果傑貝茲，史東一直都爲恐懼而抑鬱，現在他是爲恐懼而昏眩了。因爲這裏面有保皇黨人，華爾特，布特勒，在大革命時代他曾將莫霍克山谷佈滿了苦難和恐怖；還有叛徒西門，格提，他眼望着白種人在火刑柱上被燒灼，却和印第安人一同看着他們燒死而吶喊，他底眼睛像豹子底一樣地綠，而他獵衣上的污斑也不是從塵底身上流出來的血染成的。菲立浦王也在那兒，像他在世時一樣地狂放，而驕傲，他底頭上還有一條深痕，那是他致死的創傷。殘酷的對爾總督，他將在車輪下碾碎。還有快樂山的摩東，他以那潮紅，鬚鬚，而美麗的臉龐和他對正直人們的仇恨，曾那樣地迷感過朴萊茅資殖民地的人。還有梯區，那嗜血的海盜，他黑色的鬍鬚捲掛在他底胸前。約翰，史米特主教帶着絞殺他底人底手和他底日內瓦長袍，以優美的步態走着，像他以前走向絞架一樣。繩子的紅印仍然繞在他底頸子週圍，但他在一隻手裏帶了一條噴香的手帕。他們全體進到屋子裏來，每個人身上仍帶着地獄的苦難。當他們進來時，這陌生人一個個地唸着他們底名字和他們底事蹟，直到這十二個故事都說完爲止。陌生人畢竟還是說了老實話——他們全都曾在美國扮演過一名角色。

「你滿意這些陪審官麼，韋伯斯特先生？」當他們全都就坐之後，陌生人諷刺地說道。
汗珠立在丹尼爾，韋伯斯特底額上，但他底聲音仍然是清晰的。

「相當滿意，」他說，「雖然在這羣當中，我沒看到阿諾德將軍。」
「賓納狄特，阿諾德正忙着另外的事情，」陌生人瞪着怒眼說。「哦，我相信你是要求一個審判官吧。」

他用手指再指一下，有一個高高的人，模模糊糊地穿着清教徒的衣服，發出一種狂烈迷信者所特有的灼人的凝視，大步走入屋子裏來，坐上他底審判官位置。

「霍桑法官是一位富有經驗的法學家，」陌生人說道，「有一次在賽倫舉行的某個女巫審判就是他主持的。後來有些人對這件事後悔了，但却不是他。」

「對這樣出名的奇蹟和事業會後悔？」這嚴厲的老法官說。「決不，該死！他們統統該死！」他自言自語地說，那樣子無異將冰塊投入傑貝茲，史東底靈魂深處。

審判開始了，你可以想像得到，這種審判對於被告底底抗辯看來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傑貝茲，史東也不會爲自己提出更多的證據。他看了西門，格提一眼，就尖聲驚叫起來，他們不得不將在昏厥狀態中的他放回原來的屋角裏去。
這並沒有使審判中止；審判仍照審判的樣子

繼續進行。丹尼爾，韋伯斯特一輩子也會遇見過難講的話的陪審官和應該處刑的審判官，但這次他所遇着的是嚴難講話的，他自己心裏也明白。他們坐在那兒，眼睛閃着光，而陌生人圓滑的聲音不停地說着。每當他提出抗議，這抗議是「准予抗議」，但一到丹尼爾抗議，這抗議是「不准抗議」。所以，你不能希望和一個像這位史克拉區先生那樣的人之間能有公平交易。

最後輪到丹尼爾了，他開始熱烈起來，像鐵在鑄鐵爐裏。當他站起來說話的時候，他就要用法律上可能有的每種手法來抨擊那陌生人，也連帶着把陪審官和審判官攻擊一頓。他不管這種行為是不該視法庭，或者對他將有怎樣的後果。他更不替對於傑貝茲，史東會有個怎樣。想到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他變得愈加發狂了，然而，希奇的是，他把要說的話想得愈多，他愈不能把他底底演詞在腦子裏整理清楚。

直到後來，他該站起來的時候到了，他站起來，着突準備發出電光和譴責。但在開始這樣做之先，他看了審判官和陪審官一會，這是他底習慣。他注意到在他們眼中的光輝更加加倍地強了，他們全都將身體向前彎着。他們虎視眈眈，像在被獲狐狸之前的獵犬一樣。而當他訂緊他們的時候，房中那罪惡底藍煙來得更濃了。這時，他明白他會着手要做的事情，於是，他拚了拚前額，像一個剛剛在黑暗中逃脫落進陷阱的人那樣。

因為他們來的目的不僅是傑貝茲，史東，而是他。他從他們眼睛的閃爍裏和這陌生人用一隻手掩住嘴巴的態度的上看得出来。並且，如果他用手掩住嘴巴和他們鬥爭，他將落入他們底黨中；他明白這點，雖然他不能告訴你他是怎樣知道的。那是他自己底憤怒和恐怖燃燒在他們底眼中；他必須將這些拭去，否則，這件案子就失敗了。

了。他在那兒站了一會，他那黑色的眼睛像白煤那樣燃燒着。他開始說話了。

他以一種極低的聲音開始，然而你能聽見每一個字。人們至今傳說，祇要他願意，他可以要天神底琴彈響。並且，這是像一個人能說話那樣簡單和容易的。但是他並沒有以責備或辱罵開頭。他在談論關於那些使國家成為國家和使人成為人的事情。

他開始就講每個人已經知道而且感覺到的簡單的事情——當你年輕的時候，一個晴朗早晨底清新；當你飢餓的時候，對於食物的口味；和當你是小孩子的時候，每天對你都是新鮮的一天。他把這些事情拾起來，並且將它們放在手上翻弄。它們對於任何人都好的東西。但沒有自由，它們就有毛病了，後來他談到那些被奴役的人，和奴隸制度底種種悲哀，他底聲音像巨鐘那樣響着。他談到美國初年的日子和那些創造出這些日子的人們。它不是一篇誇張的演詞，但他使你了解它。他承認以往所有的各種錯誤的事情。但他指出：怎樣從是非曲直，災難，飢餓之中，有些新的東西已經來到，每個人，甚至賣國賊，都會在這裏面扮演過一個角色。

然後，他將話題轉到傑貝茲，史東身上，源本本地談起他這個人——一個平凡的人，他有不幸的命運並且要改變它。而因為他要改變它，於是他要永世受懲罰。然而，在傑貝茲，史東身上是有好的地方的，他指出那些好的地方。在某些方面說，他是鄙吝而卑賤，但他是一個人。做人就有做人的悲哀，但做人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然後，他說明這種驕傲是什麼，直到你不得不感覺到它為止。是的，即令在地獄裏，如果一個人是人的話，你會明白它。他已不再是為任何人在辯護，雖然他底聲音像風琴那樣地響着。他是出講人類底故事和他們底失敗及無止境的旅程。

它們被欺騙，被陷害，被玩弄，但這是一個偉大的旅程。從古到今沒有哪一個惡魔能懂得它底真意——它使人去那樣做。

爐子裏的火開始熄滅了，並且黎明前的風也在吹着。當丹尼爾，韋伯斯特結束他底話時，房裏的燈光漸漸變成灰色。於是他底話轉回到新漢姆廈這地方，那塊土地是每個人所熱愛和眷戀的。他描述出那兒的一幅圖畫，並且對每一個陪審官談起久已被遺忘了的事情。因為他底聲音能探索到心靈底深處，這就是他底天才與力量。他底聲音，對於這個人像森林和它底秘密；對於另一個人像是海洋和它上面的風暴；在他底聲音裏，這一個人聽見他那失去的祖國底呼喚，另一個人看到了多年來他已忘却的一幅柔情的場面，但是每一個人都看到某樣東西。當丹尼爾，韋伯斯特結束他底談話時，他不知道他是否已經救出了傑貝茲，史東。但是他知道他已創下一個奇蹟，因為在審判官和陪審官們底眼睛中的閃光已經消失了，並且在一霎那間，他們重新是人，並且知道他們自己是人。

「答辯至此為止，」丹尼爾，韋伯斯特說道，他像山嶽一樣站在那兒。他底耳邊仍然響着他自己底演詞，而且什麼也聽不見，直到他聽見審判官說，「陪審官將退席來考慮案件判決。」

「華爾特，布特勒從他底位置上站起來，在他底臉上有一種深色的，愉快的驕傲。」

「陪審官已經考慮過它底判決了。」他說道，並且正眼看着陌生人。「我們支持被告人，傑貝茲，史東。」

隨着這句話，陌生人臉上笑容消失了，但是華爾特，布特勒却毫不在乎。

「也許這判決不是嚴格地根據證據的，」他說，「但即使再混蛋的人也會向韋伯斯特先生底

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員會

行銀工農國中

立設年七國民

辦理銀行

各種業務

手續敏捷

服務週到

口路江九路南河址行

號五三一八一話電

號五一二路目天部蓄儲

(面對站車火北)

號六一二一四話電

亞西實業銀行

辦理一切 銀行業務
經營穩健 服務週到

總行：

重慶 分行處：
漢口 天津 廣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宜賓 瀘縣 昆明 貴陽 長沙
衡陽 柳州 白沙 江津 自流井 內江 合川
磁器口 遵義 梧州

上海：漢口路三五六號 電話：經理室九七三七六 九三九七七
分支：漢口路三五六號 電話：營業室九〇五〇〇 九七七七七

民主論壇週刊

第二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册四千元

編輯及發行者

上海經售處

南京總經售處

印刷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加里士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六八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人文書報社

上海：外灘A七號內三〇三號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十一號之一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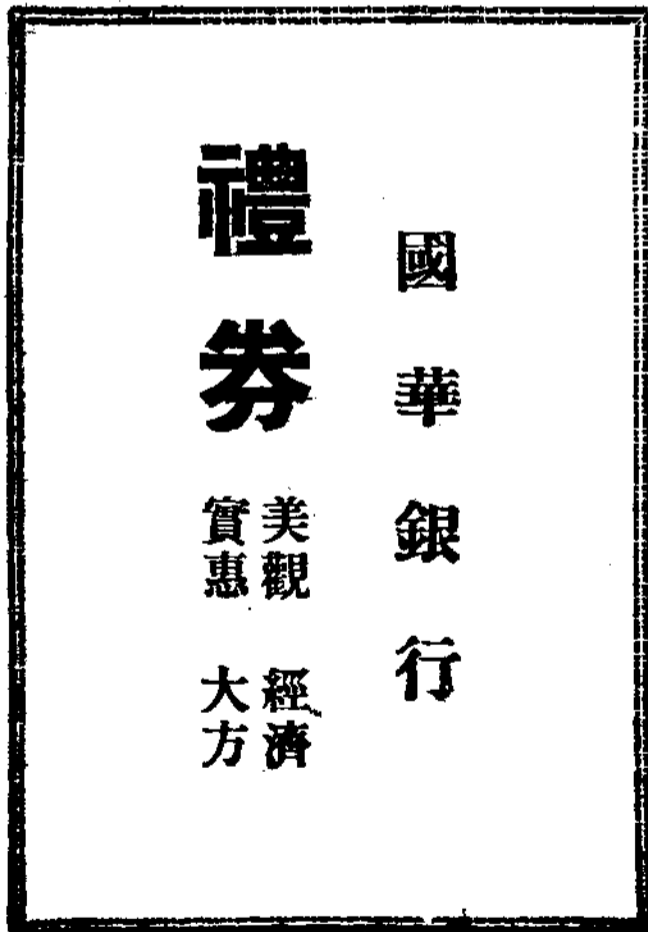
上海：(五)乍浦路四五五號

電話：四一八六七

國華銀行

禮券

美觀 經濟
實惠 大方



本行已呈准上海市社會局登記化學(三六六)九五五二號
 呈中藥局藥監記藥師第一號新開張上海郵政管理局第一七三六號

聚興誠銀行

服務社會 **便利羣利**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經理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通匯各地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貴陽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內江 自流井

中裕企業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代理各種機器——附設工廠
 承接各種建築——工程

地址：四川南路三號

電話：2078

地址：廣東路六十號

天津中正路一卅七號

電話：5019 號掛機 Chung yn Shanghai

代理各國公司業務

代辦外國表

中國工礦銀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倉庫

總管理處：上海

上海分行：中正路九號
 電話：二八二一——二六一二
 經理室：八五三四

分行

上海 漢口 重慶 青島 厦門 汕頭 昆明 成都 寶豐 長沙 自流井

通惠實業銀行

上海通惠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依法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四川境內匯款一律免費

上海分行 天津路一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六——七

總行 重慶

分支行處 上海 南京 漢口 內江 自流井 成都 瀘縣

四川各縣均可通匯

南京圖書館藏